



家人们

Jia Ren Men

黄蓓佳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[illegible]

Jia Ren Men

黃蓓佳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家人们/黄蓓佳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1

ISBN 978-7-02-008520-0

I. ①家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5411号

责任编辑:王 千 装帧设计:何 婷
责任校对:韩志慧 责任印制:史 帅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76 千字 开本 64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22.75 插页 2

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0

ISBN 978-7-02-008520-0 定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 一 章

已经许久不下雨了,公路在初春灰色的苍穹下显得肮脏和颓败,有几分破落的味道,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挣扎。劣质柏油只薄薄地铺了路中间的部分,两边的路肩很明显地裸露着灰土和砂石,被干燥的小风贴着地面卷起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漩涡,追着车轮奋力往前。那些有幸被柏油遮盖的路面,因为载重卡车和农用机械的一次次碾压,也已经龟裂,凹陷,或者不规则地鼓凸,为继续来往的车辆制造出无数麻烦。

开车的袁清白生怕他的客人情绪不快,嘿嘿地笑着,头扭向后座,对罗想农解释道:“农村的路就这样,牛踩猪跑的,修多好都没用!”

体重将近一百公斤、脖子跟脑袋一般粗细、圆滚滚的身躯上紧裹了一件深灰色“BOSS”西装的袁清白不是普通司机,他是镇上最大的肉类联合加工厂的老板。他开的这辆车也不是普通的车,是漆黑铮亮的德国“奔驰”,只不过款式老旧了些,车型略显笨重,车内米黄色的皮饰也开始发硬,人坐上去,鼻子里嗅到从皮饰缝隙里钻出来的陈腐气息,依稀中时光正在倒流,会有一种迷迷糊糊的诧异。

“跑这样的农村公路,这车不合适。”罗想农说。

他跟袁清白说话,用不着客气,他知道对方不会跟他计较。三

十年了，彼此之间有着不一般的关系。

“大哥，你猜我买这辆车花了多少钱？”袁清白没有回头，却竖起两根肉肠似的肥嘟嘟的指头，用力举过肩膀，示意给身后的罗想农。“二十万！简直是白捡。车子没一点毛病，是一个做房地产的老兄喜新厌旧淘汰出来的家底儿。”

“人家不要的，你要？”罗想农不以为然。

袁清白认真回答：“我有用。去市里去省里谈生意，见朋友，都得靠它撑面子。”他艰难地挪动一下身躯，把坐姿调整得更舒服一些，接着说他的生意经：“大哥你不懂，我们这些人跟你不一样，你是名牌大学教授，面子里子都有，你就是穿件老布衫，也没有人认为你寒碜。可我们就不同啦，我们都是属驴粪蛋的，怎么也得弄个表面光啊！要不然的话，你说你一个乡下人，私营的肉联厂，乡镇上的小企业，人家凭什么搭理你，买你的东西？你有没有造假啊？你的肉罐头塞了什么肉？猫肉？狗肉？老鼠肉？质量检查就要查死你！不怪人家信不过，这年头，一不留神真要上大当。有几个我这样的守法公民噢。”

他嘲讽自己，又鼓吹自己，荤素搭配着，让对方听得舒舒服服。

罗想农心里忽然想：开一辆貌似富豪的奔驰车，穿上“BOSS”牌的西装，于人的本质会有什么大改变？社会学系有人研究过这个课题吗？

蜷缩在他脚边的一条毛色肮脏的小狗，忽然发出几声哀鸣，声音细弱、悠长，像病中婴儿的哼叫。他俯身看狗，发现它的眼神黯淡，肚皮不停地吸气，凹凸起伏，那条被血污凝住的后腿痉挛抖颤，看上去十分痛苦。

“弄死它算了。”袁清白将车子减速，小心地越过一个砂石裸露的浅坑，一边头也不回地对罗想农建议。

这人聪明得很，不用回头就知道罗想农的心理动静。

罗想农责备他：“你能下得去手？好歹也是一条命。”

十分钟之前，一切程序结束，气派庄严的奔驰车刚刚开出青阳县火葬场的门，前挡板就碰上了这条狗。奔驰车的隔音效果好，车内的人没有听到撞击声，但是都感觉到了车身轻微的震动。

袁清白赶快停车，下车察看，发现一条毛色灰黄的狗被甩到了路边。

“狗东西，算它命大，车子出门还没来得及加速。”袁清白的口气中隐藏着对他的宝贝汽车的赞赏。

罗想农走过去，发现狗还活着，它侧卧着，一条腿可怜地耷拉在身后，浑身颤抖，瘪进去的肚皮剧烈地喘息着，粉红的舌头像条破布片一样垂挂在嘴角，目光惊恐地盯住罗想农，生怕他赶过来是为了给它最后一击。

它一定疼痛难忍。但是它不想死。无论动物还是人类，活着总是生命的第一选择。

“你救不了它。”袁清白已经猜到了罗想农要干什么。“杨姨是兽医，你不是。”

“我母亲如果还在，她不会掉头走开。”罗想农回答。

袁清白叹口气。“好吧，如果你真想这么干的话。”

袁清白去打开后备箱，找了一块擦车毛巾之类的东西，铺到车里的地毯上，又费劲地弯腰，帮罗想农把那条狗抬进车里去。

受伤的狗小声哼哼着。它弄不明白这两个人想要干什么，可是它无力挣扎，只能够惊恐万分地任凭他们处置。

一连越过几个浅坑后，路面重新平坦起来，袁清白开始加速，发动机轻快地轰鸣。

“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一条野狗。火葬场这一带，白天黑夜都能见到野狗窜。你把它弄回家，万一死在家里，多晦气。要是杨姨在呢，那是没问题，可是她老人家……”

袁清白唠唠叨叨。罗想农想不明白，一个如此琐碎的人，如何能建立起一个类似“乡村托拉斯”的肉类生产大企业，还似乎干得挺成功。他不想跟对方搭腔，把脸别过去，透过灰扑扑的窗玻璃，看远处树梢上的巨大的鸟窝。初春，田野里的树木刚开始抽条长叶，绿荫尚未完全遮蔽掉一切丑陋，那些半球形的陈旧毛糙的玩意儿，像贴在灰色天空中的一团团牛粪饼，有着超现实主义的荒诞和夸张。

袁清白意识到罗想农的沉默，伸手掰了一下后视镜，从镜子里看教授的脸色，又移动角度，看搁在教授腿上的雕花木盒。盒子里装着罗想农的母亲杨云的骨灰，刚从青阳县火葬场领出来，此刻应该是余温犹存。袁清白担心他的朋友悲哀过度，忽然想到，有一条受伤的狗躺在脚边需要关心，倒也是转移悲痛的重要途径。

袁清白劝说他的朋友：“你把那个盒子放下，路颠，总搁在腿上，会硌着你。”

罗想农摇摇头。“开你的车。”他说。

他欠起屁股，轮流活动两条发麻的腿，把“母亲”更紧地抱在怀里。

母亲在世时，从来都是冷淡和鄙薄他的。老太太视他为仇人、冤家、孽障，一次又一次地用目光将他打入冰冷的地狱，让他委屈、悲愤、痛不欲生。可是母亲死了，抱紧她的骨灰的却是他。他不放心把她交给弟弟罗卫星。虽然在此刻，罗卫星和他的一大家子人就坐在另外一辆商务旅行车上，紧跟在奔驰车的屁股后头。

奇怪的心理。他一辈子都在意着母亲。他为她读大学，考研，做项目，发文章，为她照料弟弟，伺候父亲，承载痛苦，一直到牺牲爱情，把他最爱的姑娘乔麦子从身边推开。

母亲在意过他吗？她看到了他为她所做的一切了吗？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大量的事情我们不知道。还有大量的事情，

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以为自己知道,而其实并不知道。

从小到大,罗想农一直是一个感觉超群的人,能够准确地判断出事物走向的人。他在人生的很多关口都有预感。比如二十岁那年,他挑着一担碎砖走在良种场的江堤上,被盛夏中午的太阳晒成一只红头赤脸的虾米,眼看着前面的道路蜿蜒曲折永无尽头时,忽然听见父亲在堤下江水边大喊救命,他猛一抬头,发现场党委书记袁大头的独生子袁清白正在慢慢地没入江水之中,他的心里忽然一个激灵,好像一道闪电在头顶撕开,金灿灿地铺出一条引领灵魂之路,他毫不犹豫地扔下担子,冲下江堤,扑进急流,顶起了那个奄奄一息的孩子。

那年他被农场推荐上了大学。他的父亲罗家园当时是下放在农场的走资派,人人避之不及的反党反革命的“五一六”分子。母亲杨云是兽医,臭老九,只会跟良种场的种猪们打交道,灵魂和身体都散发着猪屎臭。幸运之神居然越过无数人的头顶,降落到他的肩上,人们都觉得诧异。可是罗想农在望向江水的瞬间就明白了自己的机会来临,他果断地抓住机会,完成了生命中的一跃。

还有一次,他在南大生物系的实验室里解剖一条鱼,那是一条因环境污染而生长异常、脊背畸形隆起的幼年江豚,他已经剖开鱼腹,操刀的双手鲜血淋漓,胳膊上沾着白色、绿色、黄色的内脏秽物,浑身上下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,他的两个研究生在旁边眼巴巴地期待着结果,突然他的刀尖一抖,葫芦状的鱼胆噗的一声破碎,稀薄的胆液喷溅而出,整条鱼身染上了怪异的墨绿。他立刻心跳异常,脸色发白,额头沁出一层密密的冷汗,黏糊糊的,仿佛他自己就是另外一条等待宰杀的鱼。摇摇晃晃地放下解剖刀,他强忍恶心,吩咐两个研究生接手工作,然后草草地洗手,飞快地骑车回家。他非常及时地打开家门,妻子李娟刚刚用一把剪刀铰开手腕,

血还在顺着她的指尖汨汨流淌。

化险为夷。绝境突破。绝处逢生。罗想农的预感不止一次帮助他乾坤大转，逢凶化吉。回想人生中的一一次又一次惊吓，他相信，宇宙中真的是存在着是一部神奇的密码，它就在那儿，横亘在空中，在他的头顶，他接通天线，就能解读。

三天之前，他正在武汉参加国家水产总局召开的一个会议，讨论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问题，夜里被噩梦惊醒：母亲杨云在哭。他这一生中从未见母亲哭过，无论家中遭遇到何等变故。可是在那个梦里，母亲穿了一身碎花布衣服，梳着发髻，双手掩面，哭得悲苦，凄惶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像个孤单无助的羸弱的女孩。

罗想农惊醒之后，手捂住胸口，心怦怦直跳。整个后半夜里，他辗转反侧，再不能入睡。

天明，他甚至来不及吃早餐，往会务组的门缝下塞了一张请假条，拖着行李直奔机场。还好，买到了十点钟的一班飞机票。匆匆地托运行李，过安检，排在队伍最后进入轰鸣的机舱，一气呵成，没有丝毫耽搁。一直到挤进狭小的经济舱座位，仔细扣好了安全带，他心里还在检讨：有没有必要把每个梦境都想得那么可怕？很重要的全国性会议，他居然就半途逃脱？

结果是，下了飞机，手机刚刚打开，电话就打过来了，是老家青阳的号码。

“大哥，你在哪儿？”袁清白的声音惊慌失措。

“刚下飞机。说！”他举着手机，一边在候机楼的自行扶梯间穿行，一边命令自己保持镇静。

“我杨姨走了，她老人家走了啊。”

“别慌，说清楚。”

搞理工科出身的人，凡事喜欢条理清晰，证据确实。

袁清白却是舌头打结，前言不搭后语。费劲半天，罗想农终于

听出了头绪：昨晚猪场里有一头约克夏产崽，八十岁的老母亲不听劝阻，执意要在旁边守候。也是天意，那头徐娘半老的约克夏居然抽风一样，一口气产下十八只粉白细嫩的小肉团儿。母亲看得高兴，哈哈大笑，不意间呛着了什么，当时就剧烈咳嗽。送往镇上医院，都没觉得有什么大事，医生用了一点镇静剂，母亲很快沉沉睡去。谁料到下半夜，母亲忽然大口吐血，来不及抢救，魂魄离去。

“医生吓坏了，那个值班的姑娘是个实习生，头回在她手上死人，吓得发傻，怕我们告她医疗事故。大哥……”

罗想农沉着吩咐：“告诉她，没事，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。麻烦你找几个人，把我母亲送回家去，我和罗卫星最迟今天夜里赶到。有关葬礼的事情，你先准备起来。”

“唉唉。”袁清白答应，“大哥放心，杨姨的事就等于是我妈的事。”

罗想农收了电话。

该死的预感！他心里简直要诅咒自己。他一早请假，离开会议，赶回南京，就好像母亲去世是他的预谋，他妥帖地安排好了一切，弄出一个不在现场的证据，然后安静地等待着事件发生。

上帝知道，母亲活着对他有什么样的意义。他算不上孝子，可是他习惯了有一双眼睛在远处挑剔地望着他，有几分鄙薄，又有几分不屑，就那么望着。如果这双眼睛突然消失，往后他自己的目光又该往哪儿看？他应该去和谁对视？

行李传送带已经开始缓慢地转圈，从出口处吐出大大小小的行李，它们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推出来，沉重地跌落在转盘上，发出哐哐的声音。人们拥挤在转盘四周，手疾眼快地拣拾自己的东西。有人咣啷咣啷地推了行李车来，因为急迫，车轮子撞着了另一些人的脚踝，车主满头大汗地说着对不起。还有一些人取出行李后才忙着找行李车，巨大的行李箱因此孤零零地立在人群中，笨头

笨脑又惶恐无助的模样。

罗想农避开人群，走到一个空旷处打电话。电话接通，就听到一声如释重负的惊叫：“哥，你总算回来了！”

罗想农一声叹息，心想罗卫星今年五十出头了吧？好歹也是省内扬名的油画家了吧？怎么遇事还是这么一惊一乍充满夸张？“总算回来了”，好像他离开南京多么久，又有多么长的时间与家人不通音讯。实际上，他关闭手机也就是空中飞行的那一个多小时。

“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”他告诉罗卫星。

“太突然了！一点都没有准备……”

“这种事情，谁也不会早早准备。”

那边絮絮地说：“我正在联系车子回青阳……罗江已经去接你了……还有……”

罗想农打断他：“见面再细说吧。”

说完这句话时，他往转盘上一瞥眼，正好看见自己的墨绿色拉杆箱被机器吐了出来，摇摇晃晃跌落到传送带上。他刚想挂断电话走过去拿行李，听到罗卫星一声犹犹豫豫的“喂”。

“回家再说啊！”他举着电话，匆匆走向转盘，心里抱怨罗卫星优柔寡断的脾气怎么就改不了。

电话那头的罗卫星赶快憋出一句话：“乔麦子那儿，要不要通知？”

仿佛被一颗子弹击中，罗想农站住了，举着电话的那只胳膊僵在空中，弯成一个很别扭的姿态。

大厅里嘈杂的人群忽然没有了声音，也消退了色彩，变成小时候看过的无声电影，而且因为电影技术的关系，人们举手投足的动作极不连贯，有点摇摆不定，又像牵线木偶一样夸张和变形。他看到很多人的嘴巴在动，鱼一般地张合不停，可是因为无声，他不明

白他们在说什么，在焦虑和呼喊什么。慢慢地，地面滑动起来，从他脚下出发，潮水一般后退，仿佛地球上的板块漂移。他自己也在漂，滑离地面，升到空中，仿佛失重状态下的太空旅行者。

“哥！”罗卫星在他耳边呼叫。

他倏然惊醒。“要通知。当然要。”

“你来，还是我来？”

乔麦子在瑞士，瑞士的小城巴塞尔。南京和巴塞尔之间，六个小时的时差吧？

“要么你打给她？用座机打，信号会比较好。”罗想农谦让一句。

罗卫星在电话里马上松一口气。“哥，我已经打了电话。她说她马上订机票。”

罗想农不再说话，有点愤怒地把手机翻盖合上。

这个罗卫星，凭什么自作主张？他已经打过了电话，还在装模作样征求哥哥的意见，这不是虚伪吗？罗卫星这家伙也学会了虚伪？

乔麦子那边，接到的噩耗是来自罗卫星，而不是她亲爱的大哥罗想农，她心里会怎么想？

罗想农痛恨自己在乔麦子的问题上总是畏缩和压抑。畏缩不仅仅是姿态，更是无可奈何的躲藏。他心里想要进攻，可是他表示出来的却是退让。

人就是这样，隐藏最深的那个念头，恰恰会以极端对应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
乔麦子，他把她藏在灵魂最深处的那个人，他会在静夜无眠时想着她、呼唤她的那个人，他想起她的时候会热泪盈眶、会觉得世界已经崩溃的那个人。

所有的人都都在隐藏自己。有时候，因为藏得太深，自己把自己

丢掉了,这时候就需要提醒自己:你在哪里?你是谁?

他和乔麦子之间,却不是隐藏,是收藏。他们收藏对方,像吞一粒珍珠一样吞进腹中,之后让那粒珍珠留在身体的最温暖之处,养着,想念着。

罗想农的母亲杨云,在乔麦子八岁那年收养了她,为此跟罗想农的父亲决绝,几十年中形同路人。母亲去世了,他给她打个电话报丧,不合适吗?怎么可以让罗卫星抢在前面?

他心情沮丧地取了行李,恍恍惚惚地经过自动玻璃门出去。

排队等出租车时,依稀听到有人喊他。抬头看,罗卫星的大儿子罗江穿着黑皮夹克,站在一辆深蓝色“标致 307”的车门前,冲他挥舞一只颜色鲜艳的塑料袋。

罗想农拖着拉杆箱走过去。

“我爸说,中午前后你肯定到。他让我开车过来等着。”小伙子笑模笑样,神色轻松,丝毫不像是家里要办丧事的模样。

车门打开,罗江的女朋友玉儿同样热情地从车里跳出来,张开双臂,不容拒绝地拥抱了罗想农,并且把香喷喷的面颊凑上去,很洋派地贴了脸,左边一个,右边一个。

“伯父,这事太突然了,我们都很难过。”

罗想农不无尴尬地挣脱她,感觉从她脸上并没有看到“难过”。这是一个面部轮廓凸凹有致的平面模特,天气灰蒙蒙地不见阳光,可是她头顶上却酷酷地架着一副墨镜,鲜绿色羊绒短款毛衣配紧绷绷的白色牛仔褲,时尚,鲜嫩,活泼。

“前天晚上罗江还跟奶奶通了电话,奶奶说她想孙子了,让我们去她那儿过‘五一’。奶奶真是个好入,这事太突然了。可是伯父,她毕竟上了年纪……”

罗想农摆摆手,不让她再说下去。对于一个还不懂得悲痛为何物的女孩子,让她搜肠刮肚寻找话语安慰别人,太难为她了。

玉儿打开车后备箱，从一堆零食包、空饮料瓶、缠绕在一起的各种充电器、鞋和化妆用品中扒拉出一个空间，安置罗想农的旅行箱。罗想农就势钻进了车后座。车里有一股热烘烘的香水味儿，还夹杂着口香糖的薄荷味儿。后座上散落着几本大同小异的时尚杂志，罗想农瞄了一眼，其中的一本，封面女郎酥胸半露，粉红色的宽檐帽遮着半边眼睛，好像是玉儿。不过也不一定，这些化妆过度的姑娘，你很难在镜头里把她们区分得清清楚楚。

玉儿也上了车，坐到罗江身边，并且费劲地回过身，伸长手臂，把后座上的散乱杂物胡噜到一边，好让罗想农坐得更舒适些。这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倒是让罗想农对她多了几分好感。

车开起来之后，罗江笑嘻嘻地说：“伯父，你今天整整一天都得赶路了。我奶奶真是个麻烦，她干吗要把自己的归宿之地选在青阳乡下？害得我们大家这么辛苦奔丧。”

罗想农不欣赏他的无厘头搞笑，正色道：“罗江，你可是奶奶最喜欢的孙子。”

罗江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：“开个玩笑，让你轻松点。奶奶今年八十整，算是喜丧，你真的不必这么严肃。”

罗想农没有接他的话茬。跟罗江这辈人在一起，他时常会觉得自己愚蠢迟钝，在同辈人当中的优秀和深刻被消解得一干二净。

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，罗想农的父亲罗家园去世后，母亲忽然提出，要把南京的这套房子卖了，回青阳老家，在江边良种场买个农家小院，终老于斯。

“妈，这不是好主意。从前的良种场早就不在了，八十年代就解散了，你没听袁清白说吗？还有，良种场的那些老熟人，怕也不在了。”罗想农劝说她。

“小袁承包了农场。那地方现在很像模像样，有个规模很大

的养猪场,还有个肉联厂,集镇也起来了,有医院,有学校,百货店和饭馆也齐全,现在那儿叫江岸镇。”杨云穿一身肃穆的深色衣服,在餐桌边端正地坐着,神色非常认真。

餐桌另一边的罗卫星用他新买来的紫砂茶具研究“铁观音”的冲泡法,听到这里,插嘴道:“袁清白在你面前吹牛吧?生意人的话你也信?”

杨云拿起一块抹布,把他洒在桌上的茶水擦去,不紧不慢道:“我信。这种年头,生意人才是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。”

“你去那么远的地方,汽车跑一趟都要几个小时,谁照顾你?”罗想农忽然有点憋气,他觉得母亲的异想天开简直就是无理取闹。

杨云抬眼看着他:“我需要谁照顾吗?算上乔麦子,我养大了你们三个,我把你们的父亲送了终,我还带大了罗江、罗海,现在我无事一身轻,可不可以过上我喜欢的生活?”

罗想农和罗卫星面面相觑,都觉得理屈词穷。

在家人面前,杨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,她不属于家中的弱势群体,完全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。

那一年杨云差不多七十岁。父亲去世前的那几年,严重的老年痴呆,完全没有行动能力,吃喝拉撒都靠母亲照顾,把精干的杨云拖得明显苍老。她很瘦,一双手伸出来的时候,手背上的青筋盘结交错,仿佛要冒出薄薄的皮肤层,在空气中做深呼吸。她的左边脸颊上有一片很大的老人斑,淡褐色,像粘在皮肤上的一小片落叶,每次罗想农见到她,都忍不住要伸手去摘。她的腰背还算挺拔,走路的步速也快,但是头发灰白得厉害,肩膀上时时都能见到掉落发丝,拈起来看看,发丝微微地拳曲着,枯干,晦涩,显见得丧失了生命活力。

七十岁的杨云,忽然决定离开南京到青阳乡下生活,到底为了什么?罗想农思来想去,得不到一个能够站住脚的答案。

然而罗想农必须帮母亲张罗。把南京的房子卖出，带着钱到青阳县江岸镇，找当地的大款袁清白帮忙，盘下一座三间正屋两间厢房的农家小院，做必要的修葺，添置简单的家什，最后动用袁清白的运货卡车，把母亲的家搬了过去。

这一切杂事，要指望罗卫星是徒然的。罗卫星是母亲的宠儿。罗卫星同时也是艺术家。他脾气温和，神情谦恭，走路耸着肩膀，偶然被人叫住时，两眼茫然，笑容飘浮着，完全不在状态。还有，他洗碗会打碎碗，用卫生间会压坏坐便器，装灯泡会把灯头掰断。除了画画，除了一次又一次地结婚和离婚，他几乎做不成什么。要求这样的一个人放下画笔去拾掇锅碗瓢勺，你得有十倍的耐心准备应付残局。

这样，罗想农命中注定是为母亲活着的。无论他多么愤怒，多么反对，多么抱怨，一切的一切：从一扇窗到一盏灯，从一张旧藤椅到墙上的一帧全家福，万千细节都要他去经手，交给别人他还真不放心。

世上的长子们，是不是都有类似的窘迫？

杨云在青阳良种场的旧址落户之后，袁清白特意把罗想农拉到昔日的江堤上说话。袁清白挺着刚刚开始发福的肚子，对罗想农推心置腹：“大哥，我们乡下管杨姨这样的老人有个说法：老小孩。老了老了，成孩子了，任性，想折腾，你得担待她。话说回来，有小弟我在旁边，用车车现成，吃肉肉现成，洗个被子啦收拾个屋子啦，我让我老婆去帮她，我老婆没别的好，做家务一把手。反正你只管放心，像杨姨这样的身板，十年八年不会有大事。”

罗想农拍拍袁清白的肩。三十年前从江水中救了这小子一条命，还真是救着了。

杨云搬下乡的那年春节，罗想农跟随长江水资源委员会的代表团出国考察，罗卫星带着初中生罗江和罗海回青阳老家陪伴母

亲。大年三十，罗想农从国外把电话打到江岸镇的农家小院，给母亲拜年。

“怎么样？家里冷不冷？”他问母亲。当时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，刚刚吃过酒店里的自助早餐回到房间，一会儿要出发拜访欧盟总部。房间里热得穿不住毛衣，他口干舌燥，只好打开窗户吹风。

母亲在电话里却是答非所问：“到处都在放鞭炮啊，可热闹啦！罗江放了一挂长鞭，你猜是多少头的？一万！哈哈，一万响，那孩子高兴得棉袄都穿不住了。我也给罗海买了一挂，可是罗海不行，胆小，鞭炮一炸起来就躲老远。到底不是我们家的种。”

他有点郁闷，没话找话地叮嘱母亲：“放鞭炮要注意安全。”

母亲说：“这个不用你操心，罗卫星在呢。”

放下电话，罗想农苦笑。也是啊，侄子放鞭炮，他操得着心吗？再想想，还觉得自己无趣：一家老小在老家炸着响鞭其乐融融，他隔着千里万里干吗提扫兴的事？

昂贵的越洋电话，倒把他自己弄得一整天心情不爽。

来年开春，他还是放心不下老母亲，趁“五一”假期，坐长途班车去青阳江岸镇。

下了汽车，穿过既脏又乱却又热热闹闹的集镇往母亲家里走，一路都有人跟他招呼：“哎哟，是杨先生的大相公啊，回来啦？”

此地乡民颇有古风，凡有知识者，不分男女，一律尊为“先生”。杨云从前是兽医，兽医也是医生，被称为“先生”理所当然。先生的儿子，当然就尊为“相公”。

罗想农一路享受着做“相公”的尊贵，意识到母亲在这里的境遇不错，她跟三十前的乡邻们已经重新打成一片。

母亲不在家。院门开着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门外满头大汗地“跳房子”。女孩扎两条粗粗的羊角辫，辫梢上绑着两只塑料的花蝴蝶，每跳一格，蝴蝶就在她的耳朵边飞一下。她持续不停地